

# 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 新奥尔良和卡特琳娜飓风 一年之后

- 在混乱中：新奥尔良重建中的机会和机会主义
- 新奥尔良，生存还是死亡
- 复兴建筑
- 市民建筑师：一名教育工作者对危机作出的反应

2008 | 3



# 建筑教育

2008年5月(总第3辑)

总顾问: 吴良镛

顾问: 鲍家声

陈志华

关肇邺

康齐

彭一刚

张祖刚

钟训正

张锦秋

李道增

张祖刚

秦佑国

朱文一

吴志强

王建国

主编: 常青  
副主编: 朱文一  
曾坚

编委(以拼音顺序排列):

常青 丁沃沃 龚恺  
韩冬青 黄勇 孔宇航  
李保峰 莱德祥 李岳岩  
李志民 刘克成 刘彤彤  
吕品晶 马清远 莫天伟  
秦佑国 单军 宋昆  
孙一民 王贵祥 王浩  
王建国 王明贤 王竹  
吴长福 邬烈炎 吴庆洲  
吴志强 邢同和 徐雷  
曾坚 张伶伶 张頤  
张玉坤 赵红红 赵万民  
赵伟峰 仲德崑 周畅  
周若祁 庄惟敏 朱文一  
邹颖

编辑: 《建筑教育》编辑部

责任编辑: 王海林 刘静 王青

设计总监: 郑小平

版式制作: 北京锋尚制版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中国电力出版社

地址: 北京西城区三里河路6号

邮编: 100044

电话: 010-58383248

E-mail: jae-cepp@hotmail.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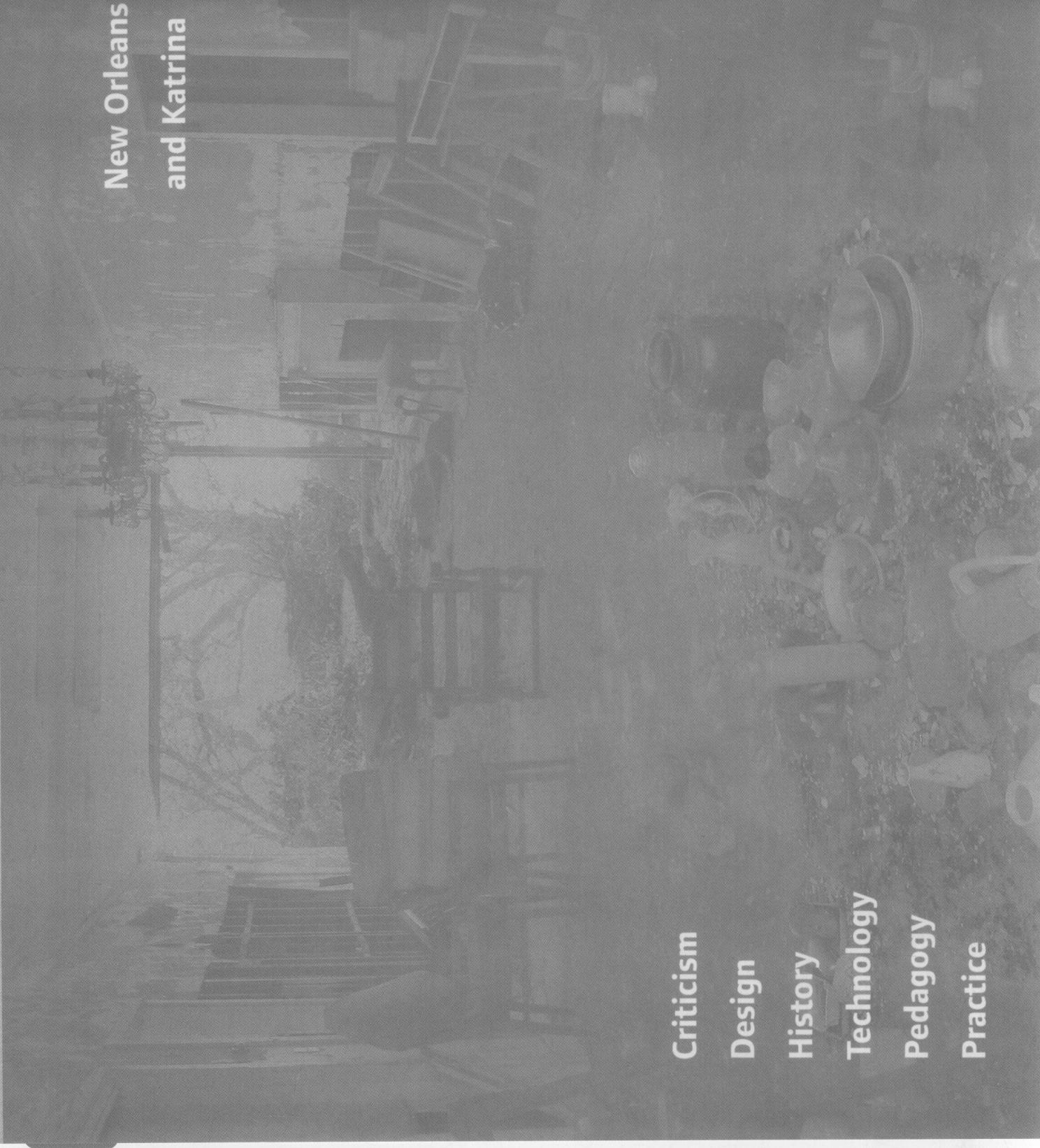
# JAE 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JAE

Volume  
60 Issue 1

September  
2006

New Orleans  
and Katrina



Criticism

Design

History

Technology

Pedagogy

Practice

# Contents

## New Orleans and Katrina: One Year Later

**OP Arch**

01. New Orleans and Katrina: One Year Later  
BARBARA L. ALLEN
03. In Dark Waters: Opportunity and Opportunism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New Orleans  
GRAHAM OWEN
06. A Cry for a City: What Is Happening to New Orleans  
EDWARD J. BLAKELEY
08. A Proposed Reconstruction Methodology for New Orleans  
RICHARD CAMPANELLA
10. Renewal Architecture  
MARK J. CLAYTON
11. Washed Away by Hurricane Katrina?  
ISABELLE MARET
13. The Trailerization of New Orleans  
GREG BARTON
13. American Urbicide  
ANDREW HERSCHER  
AKEL ISMAIL KAHERA
16. To Live or Die in New Orleans  
OXON
17. The Katrina Solution: Force or Formula?  
CARMINA SANCHEZ AND VIRGINIA PRICE
18. Citizen Architect: An Educator's Response to Crisis  
ROBERT R. BELL JR.
18. Survival City  
GUNTS PLESUMS
- ISSN 1046-4883  
© 2006 Association of Collegiate Schools of Architecture,  
Inc., 1735 New York Avenue, NW, Washington, DC 20006.  
The Journal of Architecture Education has been published since 1947 for the purpose of enhancing architectural design educ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original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Oxford. Translated by China Electric Power Press from the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version. Responsibility of the accuracy of the translation rests solely with China Electric Power Press and is not the responsibility of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To cite any of the material contained in this translation, in English or in translation, please use the full English reference at the beginning of each article. To reuse any of the material, please contact the original copyright holder, Blackwell Publishing (e-mail to journalsrights@oxon.blackwellpublish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copyright@2006  
by China Electric Power Press.

# 目 录

《建筑教育》自1947年开始出版，旨在促进建筑设计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本书由布莱克威尔出版公司授权，由中国电力出版社翻译出版，翻译质量由中国电力出版社负责，与布莱克威尔出版公司无关。

若要引用作品的英文或中文资料，请在每篇文章前注明完整的英文信息。如需对书中任何资料进行再次使用，请联系版权所有者（发邮件至journalsrights@oxon.blackwellpublishing.com）。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由中国电力出版社出版。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06-6372

翻译：丁奇、张宁娇、郑冰、张亚萍

校译：丁奇、张宁娇、郑冰、张亚萍

责任编辑：王海英

建筑教育·第3辑 / 美国建筑院校联盟编；丁奇等译。  
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08  
书名原文：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60-1  
ISBN 978-7-5083-7142-9

I. 建… II. ①美… ②丁… III. 建筑学—教育—丛刊  
IV. TU-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50553号

2008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787mm×1092mm 1/12·6印张·157千字  
定价：26.00元

敬告读者

本书封面贴有防伪标签，加热水后中心图案消失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发行部负责退换  
版权专有 翻印必究  
本社购书热线电话（010-88386685）

## 新奥尔良和卡特琳娜飓风： 一年之后

### 建筑观察

01. 新奥尔良和卡特琳娜飓风：一年之后

芭芭拉·L·艾伦

03. 在混乱中：新奥尔良重建中的机会和机会主义

格雷厄姆·欧文

06. 哀悼城市：新奥尔良怎么了？

爱德华·J·布莱克里

08. 新奥尔良重建方法的一项提案

理查德·卡帕尼拉

10. 复兴建筑

马克·J·克莱顿

11. 被卡特琳娜飓风吹走了？

伊莎贝尔·马利特

13. “活动房化”的新奥尔良

格瑞·巴顿

13. 美国城市特征的丧失

安德鲁·哈斯谢尔

16. 新奥尔良，生存还是死亡

阿克·艾斯迈·卡贺哈

17. 解决卡特琳娜的办法：武力还是规则？

卡瑞米娜·山契斯和维吉尼亚·普赖斯

18. 市民建筑师：一名教育工作者对危机作出的反应

罗伯特·R·贝尔

18. 幸存的城市

库思蒂斯·普雷萨姆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The Gift of Poetry En Route  
KIRIN J. MAKKER
20. The Water Was There...  
BETH LEWIS DOBSON
21. Interview with Gene Cizek  
BARBARA L. ALLEN
24. Interview with Michael Kelly  
BARBARA L. ALLEN
- General Articles**
27. Traces of the Flâneuse: From Roman Holiday to Lost In Translation  
AMY MURPHY
36. Thermopolis: Conceptualizing Environmental Technologies in the Urban Sphere  
DAVID GISSEN
46. The Digital Mosque: A New Paradigm in Mosque Design  
IMDAT AS

## 59. Book Reviews

- Architecture in the Digital Age: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and Performative Architecture: Beyond Instrumentality* reviewed by DANA BUNTRICK
- Surrealism and Architecture* reviewed by C. ANZ
- Future City* reviewed by JANINE DEBANNE
- Architourism: Authentic, Escapist, Exotic, Spectacular* reviewed by LIMIN HEE
- Sprawl: A Compact History* reviewed by JACQUELINE TATOM

20. 即将呈现的诗歌献礼

克瑞恩·J·马克尔

20. 水曾流经这里……

贝斯·雷维·杜布森

21. 吉恩·塞克访谈

芭芭拉·L·艾伦 主编

24. 迈克尔·凯利访谈

芭芭拉·L·艾伦 主编

### 综合文章

27. 浪迹者寻踪：从《罗马假日》到《迷失东京》

艾米·墨菲

36. 热力城邦：城市中的概念性环境技术

达维·格森

46. 数字模型清真寺：清真寺设计的新模式

艾姆达

### 59. 书评

数字时代的建筑：设计与制造、主动性结构：超越工具—代纳·巴特劳克 评

超现实主义与建筑—斯·安内 评

未来城市—吉妮·德巴尼 评

建筑观光：可信、脱俗、奇异、壮观—贺丽敏 评

蔓延：浓缩的历史—杰奎琳·塔汤姆 评

## 新奥尔良和卡特琳娜飓风：一年之后 New Orleans and Katrina: One Year Later

芭芭拉·L·艾伦 (Barbara L. Allen)

我是南路易斯安那州的本地人。在卡特琳娜飓风席卷新奥尔良以后，我每次重访这一地区，内心都充满了痛苦。这里满目疮痍，绵延几英里都是废弃的、看来似乎还能使用的住宅、商店和学校，以及大片被洪水、暴风摧毁的居民区。重建这些地方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暴风和洪水退去的一年后，重建问题依然严峻，新奥尔良的未来依然迷茫。

飓风过去一年后，《建筑教育》期刊出版了有关城市话题的专刊，旨在为建筑教育工作者提供一个论坛，共同来思考这场洪水、这里的人们、建筑、基础设施和环境问题，当然还有这个城市的未来。在我看来，两个问题最为重要：城市的安居问题和环境问题。怀着沉痛的心情，出于对这座城市的热爱和对真正意义上的重建的渴望，我作出了如下的思考。

### □居民必须重返家园

在遭到卡特琳娜袭击之前，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的出生率在美国最高——在此出生的人更倾向于留在当地。对于“故土”的眷恋是这些市民的部分特质，从而很难改变。20世纪中叶，著名的“南方历史学家”C·范·伍德沃德 (C. Vann Woodward) 曾写道“是什么造就了南部人民与众不同的性格和经历”。他引证了“南方意识”不同于美国其他地区的四个方面。简而言之，前三个方面是讲贫穷多于富裕，失败多于胜利，奴役多于自由，这样的历史形成了南方人的意识世界。

第四个形成“南方特质”的不同之处是对故土的依恋，这一点不同于美国其他地区所带来的疏离感和不安定性，这也正是南路易斯安那州和新奥尔良州社会风气和个人意识的体现。南方作家尤多拉·韦尔蒂 (Eudora Welty) 写道：“我被这片土地感动着。这片我所在的土地，我熟知的土地……它开启了我的心灵之门。”<sup>1</sup> 在谈到新“阳光地带”的南方城市（像亚特兰大、罗利—达勒姆、休斯敦等）时，这种“故土观念”在某些人看来可能有些奇怪，也不太合时宜，但这对于我们思考如何重建新奥尔良以及谁将会重返家园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除了人类尊严和个人权利的问题（诸如将出生地、宗族和遗产这些基本东西还于个体），还有一个大家更为关心的问题——使一个地方不同于其他地方，并赋予它独特的区域可识别性，这比那些当地建筑类型和历史的空间肌理更为重要。地方独特性或地域主义不是一系列建筑类型和城市形态的集合，而是一种社会构成形象。它是人们共有的身份认同，是行为习惯和经历的集合，正是这些限定了当地的社会文化和公共空间。我称这种概念为“行为地域主义”，并在其他地方一再强调，“地域主义”之所以被从“行为性”角度来定义，是由当地的习俗决定的，而不是建成区的地理。<sup>2</sup> 尽管城市形态是行为的载体，然而人们也有着令人震惊的能力去适应和改变环境，以满足文化的需求。所以，尽管重建新奥尔良州美丽的城市很重要，但如果城市文化的基础要素——原住居民不能返城的话，这也不是一次真正的胜利。

到目前为止，一半以上的城市居民尚未返城，而回城的人也不能代表卡特琳娜飓风席卷之日前的城市人口。与过去相比，这座城市变得更白人化，更富人化。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像低洼

的第九教区和Gentilly这样曾为城市的地方习俗和文化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完整社区不见了。虽然想让每个人都重返故土是不现实的，但我们要尽最大努力让来自不同经济阶层和不同民族的人们尽可能多地回家来——“回家的权利”属于每个人。恢复新奥尔良生机的唯一途径在于那里的人民和由他们所带来的充满活力的市民文化。

### □等同于遭灾？

在新奥尔良，大部分二战前的住宅是为了适应涝原（也称漫滩）而建的。比如说低洼的第九教区的许多住宅就是用防腐的柏木修建的，在离地2~4英尺的支撑结构上以应对洪水的冲刷。这个社区从海拔4英尺的低点开始，一直绵延到河边海拔8英尺的高点。当地受灾严重的原因在于运河防洪堤决口，而不完全是海拔低的原因。

不幸的是，“许多可以修复的住宅都被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 (FEMA) 定为52%或56%受损”。<sup>3</sup> 要想得到建房许可，并从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和保险公司那里拿到经费，你的住宅的受损程度必须在50%以下。据一个和社区小组一起在第九教区工作的工程师说，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的专家们不仅夸大了受损的程度，并且在一些个案中由于不作为而导致房屋受到进一步破坏。例如，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声称屋顶100%受损，而事实上只是轻微受损。这种论调意味着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不会提供蓝色的塑料防护材料，而是让雨水继续破坏屋顶。

要想挑战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的受损决定，房主必须一直在新奥尔良，并出示能反驳这一决定的证据。这是很难实现的，因为很多居民都住在林斯敦或业特兰大，无法出具申诉材料。此外，收集反诉材料来证实不同财产的技术评

估是很复杂的，这也吓走了许多没钱的房主。而在与第九教区相邻的白人教区——杰斐逊教区里，许多街区中其整街的住宅院子里都有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配备的临时住房，以便房主可以住在现场重建住宅，而在奥尔良教区则看不到这种情况。许多社区即使有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配备的临时住房，也没有接通水和电。这些居民怎么能一边住一边修建住宅呢？

另一个问题，当一个社区的居民被分散开，同时又无法形成统一的呼声，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这就是卡特琳娜飓风留给我们的最大问题。各个社区被要求集合那些愿意来参加重建的人员的名单，以便提供援助。这项工作对那些有电脑和其他交流工具的富人来说容易得多，而穷人们则处于绝对的劣势。这些劣势也许意味着他们的社区得不到所需的资金和联邦政府的援助。

□带种族、阶级特征和肤色烙印的计划  
新闻媒体中关于种族、阶级和重建的问题已经谈论得很多了。学者们已经预测到了一切，从开发商们鼓吹的迪斯尼乐园般的新奥尔良到城市的白人化，他们建议重建的是城里部分地势高的、有历史意义的地区，而这里住的主要都是白人。这些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在这里我想分析几个例子，包括典型却被忽视的社区，以及得到过多关注的社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内城“迁移”事件之后，白人中产阶级向西移到“更白人化”的杰斐逊教区（臭名昭著的三K党州长候选人大卫·杜克〈David Duke〉的家就在那里）。黑人中产阶级则逃往东部的奥尔良教区，当时的奥尔良受陆军工兵部队（Army Corps Engineers）的影响，被淹没后是一片无人居住的沼泽地。一方面低洼的第九

教区——这个广大穷人和工人阶级的安身之所被媒体广为关注；另一方面，大部分的新奥尔良东部地区都看不到了。像低洼的第九教区一样，新奥尔良东部地区是洪水之后城市中最后一个开放的区域，基础设施尚未恢复。然而，与第九教区不同，这一地区的住宅和公寓仍然保存完好，并未遭受运河决堤后大水的冲袭。在这一地区，我们看到的只是一片片矗立着的平板基础的住宅，了无人烟。没有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配备了由“复兴新奥尔良委员会（Bring New Orleans Back Commission）”制定的重建计划后，另一个古怪的问题出现了。计划将城市划分为四个区域：立即重建区、新发展目标区、延缓建设区、新公园（排水区）。这四个区域按照受灾地图分布。未遭水灾的地方被定为“立即重建区”，有历史重要意义的地区被定为“新发展目标区”。

“延缓建设区”指的是受灾严重的地方，而有些地区被规划为“新公园”以作为雨量多时的洪水控制区。在这种分类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例外，那就是穷人区。这些没有受灾的高地主要是黑人社区，即市中心沿河从花园高地到爱尔兰海峡社区的延展地区。为什么没受灾的非洲裔社区被定为“新发展目标区”，而同样的白人中产阶级和上层社会的区域却被定为“立即重建区”？那些经济落后的地区是否会被撇开，而为重建和贵族化进程让路？

□洪水、过失和环境中耗费巨大而又无益的事  
新闻媒体中关于种族、阶级和重建的问题已经谈论得很多了。学者们已经预测到了一切，从开发商们鼓吹的迪斯尼乐园般的新奥尔良到城市的白人化，他们建议重建的是城里部分地势高的、有历史意义的地区，而这里住的主要都是白人。这些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在这里我想分析几个例子，包括典型却被忽视的社区，以及得到过多关注的社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内城“迁移”事件之后，白人中产阶级向西移到“更白人化”的杰斐逊教区（臭名昭著的三K党州长候选人大卫·杜

灾难的种种假设中，密西西比河的河堤是被巨大洪流冲毁的，彭查丁湖（Pontchartrain）的湖水也因此而倾泻。然而事实上，这场灾难性的洪灾却是由于人为的错误而导致的——城里一些排水管道的故障。陆军工兵部队的管道设计有错误，而这些管壁的“慢性失误”问题也已经报道数年了。人们经常抱怨管壁渗水导致居民后院产生了海绵状泥沼，但陆军工兵部队或河堤部的官员们并未采取改善措施。这到底是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飓风研究中心的副主任、海岸地质学家伊沃尔·凡·希尓登（Ivor Van Heerden）所说的过失犯罪，还是什么其他的？<sup>4</sup>

尽管陆军工兵部队逃脱了由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对卡特琳娜作出的反应所带来的公众指责，但其无疑是这场灾难性事件的主犯之一。年复一年，国会希望陆军工兵部队项目给各州提供一些资金，但实际意义上，钱进了有立法机构的州，而不是那些最需要的州。这个问题因为1983年里根总统的行政指令（尽量削弱环保主义者的力量）而变得更为复杂。这个指令要求陆军工兵部队在对提出的项目进行成本一回报分析时，只考虑经济发展因素。正是陆军工兵部队的污水项目提出了对低地的开发，同时也正是这个项目破坏了城市自然保护区的海岸湿地，那么新奥尔良和这一地区的洪灾又造成了多少的经济损失呢？环保主义者所关心的问题（如湿地保护问题），会不会成为陆军工兵部队作决定的考虑因素呢？我对此持怀疑态度。

#### □瘫痪的政治

新奥尔良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地方政客们向来享有善于质疑的好名声。20世纪60年代，伊丽莎白飓风之后，国会用于预防风暴的专款部

分被州立法委员们挪用至他们青睐的水利项目上。对密西西比湾河口上万亩湿地的大规模挖掘,本来是作为别用,在此却成了通往新奥尔良港的真正路线。挖掘工作实际上恶化了暴风带来的后果。似乎除了共同利益,竞选的帮助和政治压力也同样会对密西西比湾河口项目或被称为“Mr. Go”的这条通往新奥尔良的防风高速公路做出贡献。

但南路易斯安那州最大的政治势力当然不是运输业和当地的政客们,而是那些跨国石油公司。沿密西西比河(用作超大石油管道)和河口(用于输导输油管和石油运输)的大面积挖掘工程已经加速了湿地的流失,城市将面临更大的损失。对于石油业的错误行为只字不提已经有力地证明了跨国公司对该州及其百姓的政治控制力。卡特琳娜飓风之后,我参加了一个有关灾难处理的会议。会议上一位相关的荷兰工程师想知道为什么石油业不为暴风的破坏承担部分经济损失。他解释道,“在荷兰如果你能证明他们的行为(挖掘行为)应受到谴责,他们就应承担部分经济损失”。而这个“提议”竟没有被放在桌面上讨论。

快速转到卡特琳娜飓风后的政治问题上。每个人都对自己重建城市的想法,市长和地方长官有着完整的重建计划,其他则提出了备选建议,或针对已有的计划提出了批评意见。那么,市长就会转移他对某些计划的认可,联邦政府亦然。谁的计划更受欢迎?谁的计划我们实现得了?哪些公民被欺骗了,又有谁的选民被拒之门外?对城市规划关注的转移扑朔迷离,有时看起像一个骗局。

## □关于新奥尔良的思考在继续

以下13篇文章是一些观点、论文、冥想,甚

至是诗歌,表达了对美国大城市的各种思考。作

注释:

1. 参见:C·范·伍德沃德的《南方的历史责任》(巴顿·莱格(Baton Rouge)。洛杉矶:LSU出版社,1960,1988)。尤多拉·韦尔蒂(Eudora Welty)的引用部分为第一章,“寻找南方特质”,23-24页。
2. 参见:芭芭拉·L·艾伦所著的《行为地域主义》及文森特·卡尼萨罗(Vincent Canizaro),等所著的《建筑的地域性:空间、身份、现代和传统论文集》纽约(普林斯顿建筑出版社,2006),即将出版。
3. 有关第九教区的大部分信息来自我和伊丽莎白·英格利什(Elizabeth English)于2006年2月7日作的一个电话采访。她是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暴风研究中心的结构学科学家。
4. 参见:伊沃尔·凡·希尔斯登的《暴风:出什么事了,为什么在卡特琳娜飓风中发生——来自路易斯安那名科学家的内情讲述》(纽约:Viking,2006)。

文章发表的同时,新奥尔良的未来仍然动荡。这些文章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但也会带来一些帮助。在法语区附近修建的分时分户出售的高层公寓,目前还没有大量开发商涌入。许多

街区的命运还有待决定,但每过去一个月,居

民重返家园的可能性就减少一点点儿。房屋荒废着,其中的一些由于风吹日晒、缺少适当的保护而进一步恶化。河堤系统没有完全修复,且没有达到更高标准而重新设计的决定。城市基础设施仍然破旧——从学校到通信设施,再到电力网——几乎没一个可以完全修复使用的。

随着城市缓慢的恢复生机,这座城市将成为什么样?它将秉承何种文化的问题仍需解决。再过几年,就是决定这座独一无二的城市命运的时候了,我们将拭目以待。最重要的是,必须有人倾听我们的声音。

## 致谢

感谢Rome的美国学院(American Academy in Rome)对卡特琳娜飓风和新奥尔良作出的思索,并撰写文章。同时,我还要对参加2006年3月在新奥尔良召开的第二届“城市与河流”会议的我的同事们表示感谢,感谢你们激发了我对新奥尔良问题的思考。

在有关卡特琳娜飓风后重建新奥尔良的大量观点、建议、座谈会、工作室、竞赛、专家研讨会议以及相关文章中,有一个问题似乎没有被提及:在一个新自由主义思想主宰的时代里,为什么公众的利益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不容置疑地成为广为关注的问题?有人说,灾难体现了人的善良,也暴露了人的劣根性;也有人说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会对别人的好意过于挑剔。也许,这份好意的两面性值得我们思考。

许多评论家们发现,“9·11”事件的结果是:纽约及整个美国充满了社区意识和互助精神,而世界上许多国家通常对美国不太友好。然而这种精神被证明是短暂的,也许是因为美国其他目的的反映。但即使在那个时候,一些当地受

难者的动机也是值得怀疑的。尽管律师们开奔驰SL—500跑车是成功的标志，但建筑师们开救护车乱窜可不什么是光彩的事情。一时间，大量的前里伯斯金主义要求在世贸中心原址和周围建筑更多、更大、更壮观或更时尚的建筑的建议铺天盖地而来，好像我们所目睹的参剧只是“大量建设的序曲”，就像一个设计师看到一张政客亲吻地震后孤儿照片后产生的联想一样（意味着大量的建设项目）！难道所谓的有教养的公民责任——不应将职业利益建立在真实的世界性惨剧之上，不置身于成千上万人死亡的报道中无动于衷，也不应去做丹尼斯·斯科特曾引用的以色列词汇“Shoa business”所说的发美国灾难财——就是这个样子吗？

但是，卡特琳娜飓风无可避免地被炒作为新奥尔良的“9·11”。同时，随着媒体的大肆宣传接踵而至的是大量的承诺——许多充满了英雄主义色彩的描述。我说这些并不是想谈当地每天流传的有关人们在灾害第一时间做出的英雄壮举，而是想说那些社会组织大胆的领导人每有机会就会提及的英雄故事。他们总是念念不忘“朱利安尼效应”（朱利安尼，前纽约市长，最骄人的政治资本是曾带领纽约走出“9·11”后的艰难日子。——译者注），急于告诉大家他们要做出多少关于重建的“艰难决定”。重建？非也，转变而已，一种将英雄主义和灾难相结合的花言巧语罢了。当然，正因为转变能够“改变一切”，所以当城市的大部分人口不在时，人们才想象（或重新设想）和追求这种转变。<sup>2</sup>

新自由主义倡导自信、财产私有化和解放束缚“个人责任”的纽带，这些观念在暴风来临前和灾难过后的几天中充当了反面教材。“人人为自己”的口号在逃亡过程中被那些没有车、没有信用卡和没办法离开的人实施为各抢各自的战利品。尽管媒体的报道有时有失偏颇，耸人听闻，但这次关于暴风的报道却是预见性的。有些人甚至希望暴风不仅可以使美国城市种族性贫困的现象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也可以暴露出自由主义最终阶段和霍布斯所描述的一个破碎的社会契约的噩梦：“9·11”事件后出现的更友善、更温柔、经磨炼的和讲合作的前景就是新奥尔良的命运。然而对其他人来说，一个被毁坏的城市形象也许会带来不同的看法，一个新的甚至是达尔文的先锋观点：以前被阻挡的现在都有可能。

至少在表面上，这些有着矛盾冲突的问题早就被罗农·厄特（Ronald Utt）观察到了。这是第一次有机会重建一个全新的城市，每个人都想参与进来。美国在废墟中重建过许多城市，但从没有想过城市要往何处去……每个人在某些问题上都有自己的兴趣，他们都想与这些建议协调一致。比如，如果你是个电车或轻轨的拥护者，你在新奥尔良就看到了展现交通的机会；或者，如果你是一个新城市主义者，你会发现这里有重建房屋、建筑和提高出行条件。每个有兴趣于此的人都觉得这是一次绝好的实验机会……这是人们需要避免的。我们要脱离这种轨道而让人们分裂……这与其他方案相比更近乎一种自下而上的方法，因为它承认新奥尔良由市民组成，市民应该为城市的重建负主要责任。这与由别人代替市民，对发生的事情施加他们的喜好的自上而下的建议形成对比。<sup>2</sup>

面对tabula rasa，他表明我们应该将它看成是一个长期的tabula rasa，并有机会验证，正如一个建筑师在思考如何面对二战后欧洲的残破时所做的一样。这里，人们想到了暴风过后的则航空广告（图1）：在一合放在人行道上的东芝高清晰度电视机箱子前，一个穿着职业半袖衬

衫的白人专家，注视着箱子上一则典型的新奥尔良商业广告。“他们得到自己的”标题上的话诱惑着人们，“是什么阻止了你？”广告虽然厚颜无耻，甚至有些愤世嫉俗，但是——针见血地指出了一个公开的问题，即城市和地区的社会契约结构中存在的裂缝。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指的也是我们。好了，建筑师们：是什么阻止了你们？以厄特流行的的观点来看，当地知识应该胜于专家的知识，同时，随着社区的结合对激励和机会做出回应，城市的重建局面也形成了。从一些设计专家的角度看，这种方法有可能成为工业发展的特洛伊木马，同时也会促使利益驱使、居心叵测的投机商们不做任何周密谨慎的计划，继续下去。然而，伦理的灾难会越陷越深，涉及面会越来越广，机会和机会主义之间的界限可能会变得模糊不清，甚至消失殆尽。暴风过后出现了或多或少的腐败；尽管对大家一致同意的现有工作（例如河堤和湿地重建以及对屋主的赔

衫的白人专家，注视着箱子上一则典型的新奥尔良商业广告。“他们得到自己的”标题上的话诱惑着人们，“是什么阻止了你？”广告虽然厚颜无耻，甚至有些愤世嫉俗，但是——针见血地指出了一个公开的问题，即城市和地区的社会契约结构中存在的裂缝。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指的也是我们。好了，建筑师们：是什么阻止了你们？以厄特流行的的观点来看，当地知识应该胜于专家的知识，同时，随着社区的结合对激励和机会做出回应，城市的重建局面也形成了。从一些设计专家的角度看，这种方法有可能成为工业发展的特洛伊木马，同时也会促使利益驱使、居心叵测的投机商们不做任何周密谨慎的计划，继续下去。然而，伦理的灾难会越陷越深，涉及面会越来越广，机会和机会主义之间的界限可能会变得模糊不清，甚至消失殆尽。暴风过后出现了或多或少的腐败；尽管对大家一致同意的现有工作（例如河堤和湿地重建以及对屋主的赔



图1 航空箱子广告，2006年秋（美国东芝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偿)的适当性,人们一直有着合理的担忧,然而私有保险和政府资金已大量涌入了新奥尔良。在这种情况下,对一反常态的市场资本主义(由于成群的难民向得克萨斯迁移,汽车旅馆价格飞涨)的掠夺性渐变成为经济低潮期的腐败,福利国家的很多特征出了问题(为政府外包的清理残骸和临时铺屋顶工作所付的高价经常落在了无投标合同上,合作者是非常熟悉的合作运营商)。

不仅如此,一些当地建筑师早期对卡特琳娜飓风后城市人口骤减现象采用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态度。低收入的非洲裔在新地方变得富裕了(没有实例,道听途说),得到了在家乡所没有的实现人生幸福的机会。且不谈他们对新奥尔良的文化和社区做出过贡献,更不用说对经济的贡献,如果基督教为个人发展提供了这么好的机会,他们为什么要重回第九教区低地和圣伯纳德教区呢?这种观点无疑为长久以来企图把城市白人化的想法戴上了伪善的面具。但让我们想想:在市场经济下,谁会成为新房子的客户(尤其是仿荷兰的新房屋)?设计专家和学者们向前迈进和为重建工作贡献他们知识和能力的愿望是为公众利益服务的,是道德高尚的行为。但何时是为公众,何时是为个人呢?我们当然需要分辨出对一件事情大公无私和自私自利的表现。但在这个由新自由主义转变而来的安全过渡中,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怪异的氛围下将会出现怎样的变体呢?

矛盾的是,将大部分新奥尔良从地图上抹去的这场暴风又将这座城市放在了全国设计图纸上。对那些焦急地关注地图的人来说,卡特琳娜飓风打开了一扇至关重要的窗户——可见性。如我在2006年3月所写的,这种可见性最初集中在城市规划和设计达成互惠的途径:逃亡的人群中,谁该返回,怎么回来?哪种城市最能鼓励

这种回归?最穷的与城市关系最紧密的,然而也是受灾最严重的、同时面临危险的社区应该有哪些重建的权利?即使在这样的社区里,该如何平衡为人们提供返乡的机会、重建个人财产和保护城市整体之间的关系?对设计专家来说尤其重要的是,新奥尔良文化的哪些主要方面是深深嵌入到城市建设设计中的?用新的视角看待这座城市,在城市踏上改变的不归路之前,那些是它可以吸收的?带着这样的问题,城市土地局2005年11月制定的城市计划,也是第一个重建综合计划,畅想了在受灾最严重的社区设计大片的绿地(公园面积扩大一倍作为洪水缓冲区)。可以预言,这些建议将是政治爆炸新闻。城市提出从2006年1月起,居民可以在四个月内组织讨论居民回迁问题,该怎么做他们可以选择专家的意见。这一主张使得城市土地局制定的城市计划更加缓和。然而,资金迟迟不到位,所以这一项目解体:一些社区并没有向市长顾问提供给他们预订好的专家咨询,而是采纳了规划者的无偿计划。

在这个环节上,出现了两个重要问题:首先,在社区联合会急迫的需求和城市安排的项目中存在差距,在某些眼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挥之不去的忧虑,担心一股邪恶的势力,即新城市主义会因此产生。安德列斯·杜安(Andres Duany)和迅速兴起的新城市主义(CNU)的成员已然公开发表了密西西比河海岸重建计划。同时,对政府重建当局的邀请也已经开始在路易斯安那远作,目前的活动仍在外围,还没有到新奥尔良中心社区。从一些建筑场面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事件的转变类似于成吉思汗和大群蒙古人越过亚洲进入欧洲。更有趣的是,这种特质含蓄地借用了更贴近时代、更建筑化的修辞。据说新城市主义者们不仅是狂热地信奉正统派基督教

的人(1919年后禁止这种形式),而且非常有钱,在政府中广有人脉。也许乔治·科鲁尼(George Clooney)是对的:在我们这个时代,一种后期麦卡锡主义复兴的趋势呼之欲出,而且爱德华·R·莫洛对一些公开话题的讨论是值得我们牢记的。对建筑师而言(1919的日子很方便),这也是对死板的保守学派的比喻,是他们在联盟设计竞赛中得到了柯布西耶的赏识。现代的发明似乎面临着在这场黑暗与光明的冲突中被淹没的危险。<sup>3</sup>

但是,新城市主义者最大的威胁可能是建筑和城市设计质量不是由著名建筑师或准著名建筑师们来负责。随着后卡特琳娜可视化机会的出现,第二个关键性的突破产生。野心家最早越的计策是受回扣指使、分配和预留的,不给人留机会。也许有人反对这一观点,他们认为文化机会中总有中间人,如记者、交易商、评论家、陪审团和理论学家,所以为什么给受欢迎的候选人积极的疏通机会是问题呢?因为,一旦这种疏通变成了回扣,选择迟早会成为委员会的决定,结果只是个形式:对某个候选人的喜好主要以他为经纪人,而不是由客户或使用者带来利益的能力决定。喜好经济规则统治当今社会。我们还可能反驳道,这种经济真的对合作行为、对建设诚信社会至关重要吗?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对在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各地区民主的可行性基础的研究虽然有争议,但很有成效,它为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在北部,信用网络是公开的,由坚实的社会资本储备辅助;在南部,网络是关闭的,由地区掌权人(贵族们)控制。以透明为主要特征、相互支持的合作网络,与任人唯亲和黑社会的社会形态形成鲜明对比,这种社会形态的受益人无疑会建立并维持他们作为“值得尊敬的人”的名声。

如今在南部,上流社会的经济如何发展对

# 06

新奥尔良的未来极其重要。2005年11月，萨维尔大学、杜兰大学和杜兰/萨维尔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召开了“重新居住到新奥尔良”会议。在众多建议中，“所有小组都强调要重视确保重建带来的经济和教育机会平等分布”。本月早些时候，由于知道政府历史的丑恶面有可能会削弱这种意愿，城市土地局建议指出“更完整、透明和交流”的必要性，同时建议成立包括一个少数民族理事会在内的“有效听证机制”。这个部门是温和的、外交辞令的，但设计一挽救团会不遗余力地说明其潜台词。为人民利益而工作所体现出的不容置疑的高尚品德有时会变成一个面具；声望，如南希·莱温森（Nancy Levinson）在她近期就此话题发表的言语犀利的文章中所写，“与做一个好项目本身相比，荣誉并不是令人感激的结果”。<sup>5</sup>新奥尔良现在的问题是：更多的投资将放在哪个项目中？

格雷厄姆·欧文是杜兰大学建筑学院的副教授，并教授设计、理论和全球化、重建中的道德规范课程。

## 注释：

1. 这里，我省略了雷得理克·施瓦兹（Frederic Schwartz）、迈克尔·索金（Michael Sorkin）和美国当代著名建筑设计工作室所做出的严肃又英明的早期贡献。
2. 罗农·瓦特是托马斯·A·罗伊学院（Thomas A.Roe）经济政策遗产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被阿兰·克恩尼（Aran Kinney）和帕戈·汝克威尔（Page Rockwell）引用于，“如何重建新奥尔良”，《沙龙》2005（9），[http://dir.salon.com/story/news/features/2005/09/30/rebuild\\_reaction/print.htm?pn=2](http://dir.salon.com/story/news/features/2005/09/30/rebuild_reaction/print.htm?pn=2) [2005年9月30日登录]。
3. 当我是交这篇文章的终稿时，DPZ正在自费建设新奥尔良的Gentilly社区。
4. 《重新居住到新奥尔良》，会议学报（Reinhabiting NOLA Conference Proceedings），30页。
5. 南希·莱温森，《谈声望（Notion Fame）》，37（2005）：21。

哀悼城市：新奥尔良怎么了？  
**A Cry for a City: What Is Happening to New Orleans**

爱德华·J·布莱克里（Edward J. Blakely）

新奥尔良是一个形象，而不是一个地方。它是一种精神，是一首歌。所以，在目前的废墟中很难看到它真正的模样，这就像看到一个病人入膏肓之前的样子。而现在，这就发生在新奥尔良的身上，让人心痛。然而希望尚存，在摧毁了这座城市的浩劫中，新的乐章将产生，只有时间能够说明新奥尔良能否重现往日辉煌。城市是坚韧的，许多城市都曾因战争或严重的自然灾害而濒临灭亡，但最终却又复苏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大火中烧毁的城市芝加哥和旧金山得以重建，伦敦和柏林曾受炸弹的重创，斯大林格勒（现在的伏尔加格勒）也曾因炮火袭击而濒临瘫痪。更近一点儿，我们的达尔文（澳大利亚）曾被飓风夷为平地，而现在又再度繁荣了。这些城市都复活了，然而，与新奥尔良不同的是，没有一个城市被彻底废弃，这就是新奥尔良的戏剧性和外伤所在。大部分市民逃离了城市，且回来后没有安身之处。因此，即使城市开放，也没有什么可以修建的。历史悠久的法语区幸存下来了，但没有几家旅馆，也没什么游客，这里只是旧城的“鬼魂”而已。而真正的悲剧是重建工作中令人绝望的政治泥淖。这个故事里有世界各个地区、城市和大都市都可以参考的教训。

## □ 规划者和建筑师的角色

新奥尔良和海湾沿岸已经成了专业人士的战场。地方策划者至少来自六个州，从得克萨斯到北卡罗来那和伊利诺伊的芝加哥。这些知识丰富、技术高超的地方规划者不会拿到薪水，因为政府正在削减预算，聘请规划者被认为是一种奢侈，而警察则是必需的。一位地方规划者指出，目前没有什么需要警察来保护的。他们在没有薪水的情况下工作，而政府却在雇佣或为了公众的利益而在某些情况下高薪聘请世界知名的建筑师和开发商签署海湾沿岸的重建项目。在这

表1 保险损失估计表

损失内容	工业损失大致范围	备注
第一次登陆佛罗里达	10~20亿美元	主要为风害；水灾损失<1亿美元
海上能源事故	20~50亿美元	主要为产品损失；平台损失<10~20亿
第二次登陆佛罗里达和浪潮	200~250亿美元	风害损失大约占所有损失的2/3
新奥尔良暴风	150~250亿美元	除预期损失，对国家洪水保险造成大约100亿美元损失
其他损失来源	20~30亿美元	海洋，渔业恶化和航运损失，无法预期的损失，地方性水灾
总损失额	400~600亿美元	

来源：RMS 公司, 2005.10.

个地区外，规划者和建筑师们在不断产生新的想法，有些很有趣也很新鲜，如新的建筑和设计原则等。但这些想法都是在没有地方规划者和当地居民在场的情况下形成的，大多数需要参与规划过程的新奥尔良居民都分布在美国44个州里。这并不是说人们没有作出努力去寻找“难民”（他们目前被称为难民）。然而对那些没有工作、除了政府的一点津贴之外就没有收入来源的难民们来说，城市的重新规划不是最重要的。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已经成了人们一次次重返家园的最大障碍。22 000多人要求在原住址处配建活动房，但由于官僚主义批文的原因及缺少基础设施，并没有配备几个。如果你不在该块土地上或不在旁边，便很难做出规划。市委员会建议把城市分成小的规划区，这样规划过程将彼此联系，同时，不适宜耕种或经济复苏的地区就能被区分开来。当地居民对这个明智的建议反应消极，他们担心规划者会把他们排除，不把他们的社区列入规划范围内。这种怀疑是有理由的，因为这个委员会还曾提出缩小城市的概

念——或者说通过编码减少低收入的街区。

#### □什么样的城市？

对于新奥尔良的激烈讨论并不是在其外部规划，而是因为它是一项社会工程。有关市场和环境的花言巧语都被派上用场，建议老居民不应重返这座城市。一些政治领导人正在推行一种特殊的逻辑，即低收入的居民在富裕的州里将生活得更好。这听上去似曾相识，当年统治者把印第安人从东海岸的土地上驱赶出去，以期待他们会在西部的沙漠里饿死时，也说过类似的话。但没有人建议收入高的人应被重新安置到别处。事实上，为了重新开放学院和大学，人们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直到2006年1月，受灾严重的街区才试图重新开放。

另一个对规划者和建筑师们更重要的问题是，除了法语区、花园区和一些挑选出的地区外，新奥尔良及其周围地区是规划的梦魇。市中心一片荒芜，由于缺少新的投资而将会在几年内死去。复兴市区核心地区的尝试没能成功，移

民的浪潮也没能令城市破败的局面得以改观，这一点与布朗克斯、芝加哥、洛杉矶和其他许多城市不同，这些城市都在移民的带动下得以复苏。新奥尔良中心的建立需要建筑上的帮助，因此，正如奥克兰和旧金山在1989年地震后所做的那样，新奥尔良也需要制定更广泛的复兴计划，以全面改善中心城市的建筑为宗旨。

新奥尔良没有建筑主题，那么该从哪儿着手呢？此外，这里也缺少城市设计逻辑。现在需要好的景观和城市设计技术来改变重建的本质，这样，“怎么都行”的逻辑就不会统治城市的未来了。最后，每个社区都有机会发展成为一个能经得起未来任何破坏的、真正的新社区。新奥尔良需要一套建立在钢铁框架和复合材料基础上的建筑系统，以抵御白蚁、日晒和洪水的破坏。现在考虑模仿二战后的欧洲国家，用暴风留下的碎石和其他材料提高城市的地势仍然为时不晚。并非市长委员会所建议的那样，现在是时候展望新奥尔良更广阔的明天了。委员会的报告中只字未提天气的变化和建立一个能面

对未来各种危险的更安全城市的问题。这个由房地产开发商做的报告，没有从广大的视野出发，而是采用最廉价的土地解决方案。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多向欧洲人学习，从劳伦斯·威尔(Lawrence J. Vale)和托马斯·肯帕纳拉(Thomas J. Campanella)的书《坚韧的城市(Resilient Cities)》中我们可以得到借鉴，以此应用到新奥尔良的重建中来。

显然，这里所说的带给所有城市的教训就是要制定能对灾害做出反应的综合区域计划和区域管理机制，正如纽约地区规划联合会(Regional Plan Association)，旧金山海湾地区管理委员会(Bay Area Council of Governments)。在纽约和旧金山，地区规划和规划人员能在紧急事件之后的第二天协调整个地区的救灾工作。

## □路在何方？

新奥尔良将重建，但是，为了谁而重建？已经有机者出高价购买任何地方的土地，无论是被淹的土地还是干地。低收入的居民受到蛊惑，想以这个从不敢想的价格出售自己的土地。他们现在需要这笔钱来维持生计，或是到新安置的社区买一处房屋。结果，贵族化的进程已经开始，甚至于受灾的地区也变得值钱了，因为它有可能成为环境复兴地区，政府还将给新的受灾平原一大笔资金来修建公园和公共场所。所以，投机者不会亏本的。一些像我一样的本地规划者建议在土地使用规划出台前，推行强硬的土地转让延期偿付的办法。这将以某种反抵押的形式出现，由政府运作，将土地按价格抵押给本地人，州政府控制所有权，直到当地使用明确以后再允许出售或以低利息贷款。

如果一旦处于所谓的自由市场控制下，那么穷人将永远是败者。对某些人来说，这是好结果，但对一个落魄时仍拥有多样性文化的城市来说，这无疑是可悲的。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还工作了几天，参加了两个讨论会：一个是应美国规划联合会(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的邀请，另一个是和本地的规划者、建筑师和社区领导们在一起，他们是自出经费到新奥尔良的什里夫波特(Shreveport)参加会议的，旨在讨论城市的复兴计划。但这些本地的规划者们如何及何时能参与到社区的重建工作中仍是未知数。事实上，许多人担心他们会被外来的收费签约的专家们所取代。一旦有钱进来，外来专家就会在地方政府下变成常驻专家，而本地规划者们则被挡在了外面。

新奥尔良市长和政务会成员们正在巡回演讲，以敦促在达拉斯、休斯敦、圣安东尼奥、芝加哥、洛杉矶、奥克兰、纳什维尔、孟菲斯及其他地区的成员返乡。但如果他们不得不回到政治混乱中，回到出乎他们意料的城市里，他们就会发现哪里才是更好的选择。刚刚结束的市长和政会的选举，将对不远的未来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而选举后浮出水面的分裂是深刻的，需要制定有效的政策才能将这个社会和建筑均已残破的城市重新修复。他们也许会像我一样，为曾经的新奥尔良落泪，再奏上一曲忧伤而缓慢的爵士乐。

显然，自然灾害及其产生的后果正在升级。我们可以为气候或其他外力而争辩，但我们也应该研究并了解自然和其他的风险。我们必须意识到海平面上涨、洪水、丛林火灾和冰雹风暴都威胁着我们的生存环境。我们可以提供更好的风险评估的规划研究，用新的建筑设计来减少灾害后果的规划系统、街道格局和其他的机制。良好的规划和协调统一的管理，是对未知明天

但对一个落魄时仍拥有多样性文化的城市来说，这无疑是可悲的。

即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工作了几天，参加了两个讨论会：一个是应美国规划联合会(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的邀请，另一个是和本地的规划者、建筑师和社区领导们在一起，他们是自出经费到新奥尔良的什里夫波特(Shreveport)参加会议的，旨在讨论城市的复兴计划。但这些本地的规划者们如何及何时能参与到社区的重建工作中仍是未知数。事实上，许多人担心他们会被外来的收费签约的专家们所取代。一旦有钱进来，外来专家就会在地方政府下变成常驻专家，而本地规划者们则被挡在了外面。

新奥尔良市长和政务会成员们正在巡回演讲，以敦促在达拉斯、休斯敦、圣安东尼奥、芝加哥、洛杉矶、奥克兰、纳什维尔、孟菲斯及其他地区的成员返乡。但如果他们不得不回到政治混乱中，回到出乎他们意料的城市里，他们就会发现哪里才是更好的选择。刚刚结束的市长和政会的选举，将对不远的未来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而选举后浮出水面的分裂是深刻的，需要制定有效的政策才能将这个社会和建筑均

已残破的城市重新修复。他们也许会像我一样，为曾经的新奥尔良落泪，再奏上一曲忧伤而缓慢的爵士乐。

显然，自然灾害及其产生的后果正在升级。我们可以为气候或其他外力而争辩，但我们也应该研究并了解自然和其他的风险。我们必须意识到海平面上涨、洪水、丛林火灾和冰雹风暴都威胁着我们的生存环境。我们可以提供更好的风险评估的规划研究，用新的建筑设计来减少灾害后果的规划系统、街道格局和其他的机制。良好的规划和协调统一的管理，是对未知明天

最好的保障。

我们可以将这些经验教训运用于建立港湾地区更安全的社区。我们应该提前对天气变化和其他自然灾害做好准备，以免付出昂贵的代价。

爱德华·J·布莱克里是悉尼大学的教授兼城市规划和政策主席。他还曾是加州伯克利大学城市和地区规划主席、南加州大学城市规划系主任；罗伯特·J·密朗欧(Robert J.Miano)研究生院New School分院主任。他领导了奥克兰和加州的地震和火灾后恢复工作，并积极参与了纽约市重建“爆心投影点”组织。同时，他也一直建议纽约州政府要实行大都市规划。在来澳大利亚之前，他在美国许多州担任学术和公众职务，并参与了New School分院“9·11”事件后的反应活动。他一直效力于美国政府，是全球各大都市政府的顾问。

新奥尔良重建方法的一项提案  
A Proposed Reconstruction  
Methodology for New Orleans  
理查德·卡帕尼拉(Richard Campanella)

近来，为讨论新奥尔良重建工作而组成委员会、工作组、专题研讨会和小组讨论会的数量仍然不及有关实施办法的数量多。某些社区应该被毁掉还是重建？如果应该重建，如何着手？如果居民想返乡，而工程师们反对，该怎么办？如果房屋的材料已严重毁坏，但房子却承载着历史，并对当地的建筑有重要意义，又该怎么办？从外行到专家，每个新奥尔良人对于解决这些大问题都有着自己的想法，大多数的想法是值得讨论的，还有许多也是颇有见地的。现在所缺的是一套实施这些想法的完善体系，以确保

实施的公正、一致和可复验性，同时，也需兼顾资金和价值在决定中的重要性，并将其投入到正确的地方。

作为地质学家和新奥尔良历史长久以来的研究者，我直言不讳地提出以下重建方案。其中并没有提及诸如河堤的建设、海堤的修建、河道封闭和修复海岸等重要的工程问题，而是提出重建市区建筑。该方案是基于一条最重要的原则，即最佳的决定是建立在坚实、科学的数据基础上的，而不是建立在感情或政治上。同时，这一方案还尽力平衡四项基本的（有时相互抵触）的价值：

1. 所有的新奥尔良人都有权利回家。虽然不能满足所有人都回到各自的社区和旧址，但人人都有权利实现这一点。
2. 房屋的结构应该足够安全，适宜居住。
3. 社区的历史和建筑特色应最大限度地保持原貌。
4. 社区从环境和地理上要经得起未来的洪灾、污染和其他危害。

以下是解决方案。

对居民（回归的和疏散的）进行科学的调查，了解他们重返新奥尔良并在此安居的意愿。记录回答者在洪灾前的住址，并在人口普查区域图上标志出来。将返乡率不足25%的地区用红色标注，25%~50%的地区用黄色标注，50%~100%的地区用绿色标注。

#### 第一步：确定谁想重返家园，如何安置

对居民（回归的和疏散的）进行科学的调查，了解他们重返新奥尔良并在此安居的意愿。记录回答者在洪灾前的住址，并在人口普查区域图上标志出来。将返乡率不足25%的地区用红色标注，25%~50%的地区用黄色标注，50%~100%的地区用绿色标注。

#### 第二步：确认结构安全

就居民区受损程度和修复度作一个工程调查，并在人口普查区域图上标注出来。将受损度高于75%的地区用红色标注，50%~75%的地区用

黄色标注，不足50%的地区用绿色标注。

#### 第三步：确认历史和建筑的重要性

对所有建筑进行历史和建筑重要性的调查，并在人口普查区域图上标注出来。将不太重要的地区用红色标注，比较重要的地区用黄色标注，非常重要的地区用绿色标注。

#### 第四步：确认环境安全

就抵御洪水、塌陷及环境健康、人文健康条件的改善，进行了一个调查。将水平面以下容易受灾、易于被污染的地区用红色标注，接近水平面、相对容易受灾的地区用黄色标注，水平面上、相对安全的地区用绿色标注。

#### 第五步：将数字列表

将四个调查的结果标注出来后我们会发现，有些地区全部或大部分为绿色，一些地区全部或大部分为红色，还有一些是混合的。以下是对最有可能出现的组合提出的一套建议。

#### 对于四项调查都是“绿色”的地区

这些地区对于想重返家园者来说是安全的，同时也是有历史意义的。城市应该重新划分区域，使某些地区发展成为密集的居民区，从而能承受更高的居住密度。

“新城市主义”。运用传统的建筑风格和类型及回收的古代建筑材料，将现代主义和新的健康思路结合，以此来填补空缺的土地，修复历史名城的城市构架。

#### 对于在建筑和历史重要性调查中标注“黄色”或“绿色”，但其他调查中标注“红色”的地区

受灾地区的古迹应该在可能的时候移至这一地区。

无论以何种代价，无论存在什么因素，这些社区都应该被保存好。这些存有建筑和具有历史居民应参与到划分区域和城市设计中来。

#### 对于四项调查都是“红色”的地区

- 这些地区很危险，受灾严重，且没有历史意义。大部分居民不想再回到这里。尽管对少数想重返这里的人来说，这里令人伤感，但这些不安全的地区不值得付出巨大的社会努力来重建。这里应该对外出售、清理，并返还森林作为以下功能区域：①持水地区；②绿地和野生动物居住区；③卡特琳娜飓风纪念公园。有些地区还可适当用作商业和工业用地，如果有可能的话，可划归到免税区。
- 这些地区的原住户中想返回的，可以“优先尝试”在附近地区租用或购买部分用地。
- 在适宜的地区挑选出一些幸存的房屋，移至其他地区，以保护这些地方的建筑历史。

对于居民返还调查中标注“黄色”或“绿色”，但在其他调查中标注为“红色”的地区

- 因为大量居民需要它，所有这些地区应被清理，继而重建。
- 专家和社区代表应见面，并就新的建设风格、设计方案和建筑类型达成一致。
- 所有在码头的建筑都应加高，并增强抵御大水、强风的能力。少数可以挽救的房屋应得到修复，最有代表性的建筑应被保护起来。
- 应该完好地保持原有的街道网络和命名系统，但地势低的地区应作为绿地和公园得到保护。

#### 对于在建筑和历史重要性调查中标注“黄色”或“绿色”的地区

- 在建筑和历史重要性调查中标注“黄色”或“绿色”，但其他调查中标注“红色”的地区
- 无论以何种代价，无论存在什么因素，这些社区都应该被保存好。这些存有建筑和具有历史居民应参与到划分区域和城市设计中来。